

灯下漫笔

明月时常有

■景重清



皎皎天上月，圆圆中秋节。中秋节，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极富诗意的节日。

中国文人写中秋诗词的有许多，也不乏佳作名篇。我们记得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记得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记得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春江花月夜》)，记得冯梦龙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醒世恒言》)……可是，有多少人能记得这些名句前面是什么，后面又是什么?然而，苏轼的《水调歌头》却大不同。但凡读过几年书的人，都能全篇脱口而出。词中名句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为习惯语言，运用自如。对于苏轼，宋代诗歌评论家胡仔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皆废。”(《茗溪渔隐丛话>)熙宁九年(1076)，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不能和亲人团聚，就连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为官的弟弟苏辙，也已经七年没见面了。中秋之夜，朗月清辉，苏轼饮酒，心潮起伏。面对一轮明月，乘着酒兴，挥毫泼墨，一气呵成了这首《水调歌头》中秋词。

苏轼的中秋词开篇之始，就横空出世，举杯望月，疑问连连：这一轮皎洁明月什么时候开始悬挂天际?那晶莹剔透的月宫仙境今夜是什么日子?词人心驰神往，希望能乘风而上，飞到天宫仙境去。可在那琼楼玉宇之中，又该会是怎样的寂寞孤寒啊!仙境固然美好，人间又何尝逊色?月光之下迎风起舞，清影徘徊，天上恰如人间，同样不能圆满，那里也只是有一种有缺陷的美好，说不定天宫仙境里的人此时正在向往着我们人间呢!苏轼通过这样的矛盾和思索，肯定了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生的眷恋。

夜已深，月光悄然移转，映在朱红的

楼阁上，低低地射入雕花的门窗，照着窗下无眠的人。词人痴问明月：你并不会像人一样为情所苦，可为什么偏要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团圆，挑动离人的满腹愁思?人生离合就像月亮的盈亏，是永远无法改变、无以弥补的缺憾。词人并没有在现实中消沉，而是以旷达超脱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深情祝愿：只要人长在，纵然千里阻隔，也能共赏同一轮明月;心意相通，恍如咫尺相依，不也是值得欣慰的吗?

我最喜欢读的苏轼诗词，除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之外，就是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了。这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比较充分而恰当地表达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心声。屈指算来，迄今为止，我记忆中度过的中秋节已经超过一甲子。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过中秋节，其心境、其情绪、其感受，自是不尽相同的。不过，我几乎都能在苏轼的中秋词里找到相类似的情境对应，大概率的心灵契合，从而引起我在思想上、感情上的强烈共鸣。

苏轼的中秋词，常常让我忆起往昔的中秋节。父亲佝偻着身躯在田间劳作的背影还那样清晰，母亲一双小脚蹒跚而行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他们喊叫名字的声音似乎又回响在耳畔。“无可奈何花落去”，尘世间已再也找不见他们的身影了，只有泪水奔涌……记得儿时在农村，每年八月十五，都是秋收种麦时节，地里的农活又多又杂。大人们从地里回来，匆匆地吃过晚饭，圆圆的月亮已经爬上了树梢，清澄皎洁的月光照在院子里，树影婆娑，银辉满地。父母亲把小方桌抬到院子中间，我和哥哥欢快地跑来跑去帮着拿东西。小方桌上摆了一碟盛好的月饼，一颗圆溜溜的大西瓜，一盘自家树上摘下的秋红果。然后，我们兄弟俩谦恭乖巧地跟在大人的身后，焚香、叩头、祭拜月神。农家的日子清贫、简单，中

秋节能吃上一块月饼，一顿肉馅包子，便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如今多少年过去了，过节的那股兴奋、快乐劲儿还留在记忆里，那月饼的甜，那秋果的香，那西瓜的爽，也都还萦绕在我心头。尔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走出家门，离别父母，到外村、外地求学读书。在学校食堂就餐时有一块月饼吃，这才记起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至于赏月呀，团圆呀什么的，索性情致全无，显得乏味。这一时期，除了想家、想父母，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认知与感受，几乎是缺失的。只知道父母健在，明月常有。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也成家了，爱人孩子在农村老家跟父母一起生活，我只身一人在省城太原工作。那时，每年中秋节都不能回家，一年仅有的二十天探亲假，我需要安排在夏收和春节分开使用。中秋之际，同事们都在家和亲人团聚，自己和机关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一样，待在各自的房间(办公室兼宿舍)里心绪茫茫，无所事事。此时此刻，我才感觉到自己仿佛和苏轼一样，与亲人分隔两地，内心是多么的凄楚、孤独和落寞啊，只能对着一轮明月默默地诉说着太多难言的惆怅与思念。中秋之夜，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斜映在床头，让人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这时候，我才前所未有地感知到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的深邃意境，也才真切切地地悟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哲理情思。这样的中秋节，过了近十年，直到我调回运城工作才结束。我终于能够在每年中秋节和家人团聚了。只可惜这样“月儿圆，人团圆”的好日子并未能持久，年迈体衰的父母亲在短短的数年之内先后无疾而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双亲走了，我头顶上的那片天不在了，那种无法诉说的悲感与忧伤让我不敢回眸。此后的每个中秋节，我便只能和妻子儿女在一起了。可我总是无法忘却对于父母的思念，总在

想着天堂里有没有月圆月缺，有没有他们的“中秋节”?父母亲在天堂里能不能吃到又圆又甜的月饼，能不能像尘世间的我们一样守望着他们的儿女，思念着自己再也看不见的一脉血亲?我多么想和父母再度相聚中秋，一起吃月饼、赏月，看他们慈祥的容颜，听他们熟悉的声音!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儿女早已成家立业，另住他处，聚少离多;我也是华发满头，正在无情的时光中渐渐老去。我何尝不知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苏轼一句“此事古难全”，算是说透了自然之规律，人生之常态，不由得使人感慨万千啊!

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词之所以深入人心，就在于它让我们悟到：人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当然，还要想得透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而今，我却要说：明月时常有。有在天上，有在心中!

明月时常有，对精神追求者来说，给出了一种情绪上的化解、情感上的升华。明月有时有，有时没有。有，固然美好，没有，也未必不完美。只要我们有展望明天的信念，有拥抱未来的胸怀，总会等到“团圆”的那一天，“圆满”的那一刻。其实，“团圆”也好，“圆满”也罢，只是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美好的憧憬、曼妙的联想而已。一轮满月，可以联想到人应具有高洁、清远、磊落的精神品质;可以联想到人所期望和谐、仁爱与自由的幸福生活……

明月时常有，对有情人来说，只要爱也深，情也真，不仅在星空晴朗时能仰望明月，即使夜空阴云密布，抑或细雨纷飞，也自会有“明月”相伴。在他们心中，“一轮明月”时常有，时时刻刻都会有，任凭风云变幻、山重水复，都无法遮挡和阻隔。

癸卯中秋在即，这个诗意的节日，依然会是一轮圆月，满地清辉。当我们沐浴在皎洁明亮的月光下，会想到些什么?想到苏轼和他的《水调歌头》中秋词?想到“千里共婵娟”的一脉温情?想到“但愿人长久”的美好期盼?也许都有吧!那就让我们在这美好时刻，遥对明月，共诉心声;祝愿每个人都珍惜所拥有的每一天，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年年月长圆，岁岁人圆满!

凡人情思

小饼如酥

■王秀兰

“皓月当空忆中秋，小饼如酥甜香糯。最是一年情深处，月重影映玉盘馐。”想着中秋，对月凝眸，不觉然吟诗念母，继而口生津液，倍加想念母亲手工小饼之味——那是母爱的味道。

母亲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小饼，香酥软糯，伴我度过一个个幸福的中秋。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聪慧的母亲就自创美食，满足我们的口福。每逢中秋节，母亲总是先用油水和面。面也不是纯白面，那时生活还不富裕，但家里是不缺玉米高粱面的，母亲就按照一定的比例和成面团。再把花生捣成花生碎，炒熟生香，撒上红豆沙和冰糖，或者把芝麻掺红糖炒成焦酥松软状。然后把面团分割成许多个小面团，搓成条状，切成鸡蛋大小的剂儿，团成圆后按下一个坑洞，用勺子加入调制好的馅饼，再捏合成一个整体，团成圆状按扁平，一轮轮小圆月就初具雏形。最后上锅煮熟，再在平底锅里煎成两面金黄。

童年的记忆里，有一种幸福，是小饼伴月度中秋。吃过晚饭，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边吃着盘中小饼，满口酥香，一边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满心欢喜敞亮。母亲还指着夜空，让我们观银河，寻北斗，并给我们讲嫦娥奔月及玉兔捣药的神话。人有情月有意，再看这一大一两两相映月，颇具诗情画意。于是，中秋月于我，美得玄妙，美得无与伦比。我在这样的画面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也享受着母亲无私的关爱和温暖。那时生活节奏很慢，慢得我们足够温暖，也足够枕着幸福慢品岁月。

百姓记事

秋夜月明

■祁世坤

我在城里，有一个书斋，觉得环境有点喧闹，静心不下，时常隔三差五地爱回到乡下老屋，那里也有新盖的房子，一应的水电设施齐全。乡下空气清新，非常适合我这样的心态，这也算是一种独处吧。一年四季，我更喜欢秋季，自己独处屋内，或是月光如水之夜，或是秋风秋雨声声，心绪反而宁静了下来，竟然觉得有着这样那样趣味横生来。

时序中秋，我在乡下小住，月光透过纱帘，照到屋内，睡意全无，往往能坐到夜半，院子里不时传来秋虫的鸣声，那应该是正在开着无休无止的音乐会，而且显然是轻音乐的合奏曲，既有脆亮的声响，也有喑哑的沉音，然而听起来都觉舒心悦耳。特别是那种喑哑之音似有似无时断时续，竟然触动了我的灵感。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音调，我于是在脑海里寻找，这不就是儿时农村月夜看戏归来路上的那种感觉吗?那时去韩阳镇戏台看戏，还要翻过铁路，走上三里多地。小孩子怕散戏后人流拥挤，不等煞戏，便约上三两个伙伴先出来。回家的路上，踩着月光，还停停站站，听听那啾啾呀呀、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音调花腔。这种听来的戏，比在剧场嘈杂声中听着台上的演唱，看着花里胡哨的武打，另有一番风味。想到这里，于是我打开了“随身听”。孩子为了我在乡下小住不致寂寞，知道我平时爱听蒲剧音乐，给弄了这个玩意，随身带着方便。回乡下时，我请人下载了一些蒲剧剧目。在乡下，一个人静心写写毛笔字，打打电脑搞点小文章，再坐下来就是听听音乐，欣赏蒲剧。然而也多是高腔高调地放唱，觉得得劲解闷。这次受到这秋虫合奏音乐会的启发，我试着将播放机的音量调小再调小，直到有了那种隐隐约约的效果，听起来也真曼妙。我追求的正是儿时踏月路上回望剧场的那种情境，于是又想到鲁迅先生《社戏》里写的，归来路上，月光格外皎洁，回声中，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被红霞罩着;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听起来又似空中缥缈的轻烟，似有似无，时断时续。这好似一种天籁之音，缥缈得如同仙乐，那绝对能让你心静如水，杂念全无。这样品味下去，竟然引发了我对儿时看戏的深度回想，钩沉记忆巾，往事许多细节都还能记得起来，这样又成了一篇令人心痴心醉的完整故事。

儿时，农村文化娱乐很单调，农闲时节就是看戏。我们的家乡，是有名的蒲剧之乡，历史上出了个蒲剧泰斗式的人物，即蒲剧名伶祁彦子，艺术造诣高，他是晚清时期的人物，关于他艺术生涯的文化发掘，近年显得非常热络。至于他的传说，民间讲得很多。他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曾经唱红北京，惊动朝廷，得到老佛爷慈禧太后的青睐，下了懿旨，给了皇

绳，从而在韩阳划地，费时七年建成了梨园会馆。这是艺人的乐园，也是门生的艺校，正式名字叫学文庙，人们念作合味庙。然而却不能满足当地看戏的百姓需求，于是地方又在合味庙前临街处再建了个大大的戏园子，一直也没有个正式雅名，人们就习惯地称它为“前庙”。剧院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剧场应该能容得下千百人。农闲时节看戏，妇女老太太们总是早早地自带板凳先去占座，晚去的往往是男人们。男人们多是站在东西两旁，因为舞台是坐南朝北。我还记得儿时初次看戏的那会，还是骑在大人的肩膀上，稍大点时，大人们把我们这些“小毛猴”硬是塞到戏台上的边角上。虽然是侧着身子看，但是看得清楚。再后来成了大孩子，自己就只能在大人窝里乱挤乱闹。戏往往演到高潮时，人潮涌动如同波浪，朝着中间台前涌去，随着喝彩声后又如退潮似的被挤了回去。这也就苦了我们这些不大不小的孩子，往往是视角被大人们的身影遮挡着，看戏看了个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不过毕竟还是有了一定的记忆和思考，加上从大人们聊天时得来的补充，总还能说出个大致故事梗概。也就这样，从儿时起，我对蒲剧音乐慢慢养成了一种爱好。至今回忆起来，许多剧目和情节都还能说得起来。

再后来我进了县城中学，从此就少了儿时的那种境遇，然而从小养成的那种对蒲剧的欣赏，特别是对《西厢记》故事这类古典名剧的文学爱好更是优渥有加。只记得假期回乡，恰逢在普善寺下的花园(村)剧场上演王秀兰出场的《西厢记》，我随着村里的老年人去看名旦演出，在月亮地里打来回，路途三十里，兴致不减。后来我对《西厢记》的故事还初试研究，那时普善寺还在废墟之中，唯有一座莺莺高塔和三佛洞里的残存佛像。大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独自到那里采访，回来写了篇《深秋时节访普善寺》的散文，其中有一句：“千百年来，《西厢记》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对这个故事诞生地得神入化的莫过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了……每当这里演出专场的《西厢记》，全国剧协理事、著名蒲剧花旦王秀兰出场，舞台下面总是人山人海的。有许多戏迷，你能演出多少场，他准能看上多少场”。我说的实是情，其中就包括我们村几个老者。那次到普善寺坡底看戏，陪伴着这些老者，听着他们的随意剧评，确是被他们的议论征服了。

那也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月照归途，秋风送爽，一边听着他们的剧评，一边秋风拂不时还有那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啾啾呀呀的音乐和唱腔声调在耳边回荡。今夜月光穿过门帘，我在微妙的体味中似觉得远去数十年前学子的真切感受也容纳了进来。



舜耕历山(国画)

杨自新 作

鹤雀楼

非常记忆

“驴脸鞋”

■梁孟华

千层底在我们芮城农村被叫作“驴脸鞋”。我不知它为何就得了这么个名字。细想来，黑布条绒，犹如驴皮，鞋身瘦长，恰似驴脸，鞋口长方，阔似驴嘴，加上前脸左右的两块黑色“松紧皮”形似驴眼，活脱脱一张瞪眼嘟嘴的驴脸。如此有趣，不叫“驴脸鞋”又叫什么?

“驴脸鞋”，可以说是我们“70后”农村娃的标配。从蹒跚学步开始，到蹦蹦跳跳上学堂，再到健步如飞当少年，村南沟里拾地软，岭上岭下挖远志，爬到树上捉鸟雀，又怎能少了这结实耐穿的“驴脸鞋”?

说到“驴脸鞋”，首先想到的是启蒙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本书籍——卧在妈妈针线筐里的《水浒传》，藏在两只大红箱子夹缝里的《岳飞传》，沉睡在竹席下面的《吕梁英雄传》……每每翻开这些发黄残缺的书籍，映入眼球的首先是一些大大小小用纸剪的鞋样，有报纸、牛皮纸、挂历、杂志封面、白纸、作业本等，式样有男式、女式鞋面的，大人、小孩鞋底的，这些泛黄的鞋样，一下子打开了我岁月的记忆……

新年还没过完，房檐上的冰还未融化，母亲趁着正月里的大好时光，开始张罗着给全家人做单鞋。做“驴脸鞋”工程浩大，程序复杂，耗时较长，费布、费线、费针、费手，还费眼，一双鞋最快也要四五天时间。

做“驴脸鞋”的第一步俗称“打格襻”“打布壳”，但在我们村叫“抿谷子”。对于什么又叫“抿谷子”，据我猜想，应该是“打格襻”或者“打布壳”时，用的糨糊是锅里熬的谷米汤。选一个晴好的日子，阳光灿烂，妈邀上隔壁的凤妈，村西的玉兰嫂子几个妇女说说笑笑地把家里的门板或者吃饭用的低桌抬到院子正中央，就在三个人一台戏叽叽喳喳热闹中，抹糨糊的抹糨糊，铺底衬的铺底衬，裁剪布片的剪布片。随着糨糊在底衬上被均匀地抹平，平时积攒的旧布片一块块紧挨着被粘上，一层压一层，足有七八层。然后把粘了铺衬的门板或者桌子放到南墙根的太阳底下烤晒，晒干了，那嘎巴作响有厚度的铺衬片就叫“谷子”。

“谷子”一旦做好，做“驴脸鞋”的“工

程”才算正式打响。妈把鞋样用线缝在“谷子”上，照着鞋样剪出需要的形状来，鞋帮薄一些，那些预备好的薄“谷子”剪一份就够了。剪好鞋帮的“谷子”，粘上条绒或花布的鞋面，后跟对接好以后，把所有的边沿用黑布条或是白布条缀边。鞋底较厚，要剪四五个才行。做鞋底的“谷子”，每层外圈都用白布围上，看起来很漂亮。因为围起来要转圈，布回弯打褶，所以掩进去的白布条是要隔不远就要剪个豁口，避免粘的时候起棱。当四五层粘好，最底层要用干净的白布粘一层晾干，然后用棒槌在洗衣石上瓷实地捶上几遍……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所有的“重型武器”钳子、锥子、顶针、大号缝衣针都要派上用场……油灯摇曳着温暖的光芒，我们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妈盘腿炕上舞清影——锥子用拇指食指紧紧捏着，针带着线绳搭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一锥子下去去拔出来，顶针推针，针带绳走，用手拽绳，使劲穿过。如果紧密，还得动用钳子夹住针尖一侧，拔针抽绳，末了，再用“锥子把”绕绳几圈使劲一抻。扎不动的时候，就用锥子轻蹭头皮，左手鞋底右手针线，来来往往，如鱼儿在穿壳，似蝴蝶在飞舞……

白白的千层底纹路错落有致，黑黑的鞋面鞋帮不事雕琢，黑白相间，兼容柔和、舒适和轻便，充满着个性与灵气，俨然就是一件民间工艺品。从剪鞋模、纳鞋底到按帮、植鞋，这样一双量脚定做的“驴脸鞋”，不知道纳进了妈多少不眠之夜的点点星光，不知道刺破了妈食指多少点滴鲜血，不知染红了妈黎明前的黑脸……

“来，试鞋喽!”听着妈的呼唤，我们

激动得像雀儿一样飞过去，找来报纸铺在地上，脱掉旧鞋，才开始试穿新鞋。“妈，夹脚，疼得。”母亲接过我脱下的鞋，将擤面杖伸进鞋里，用力往前顶，再穿上时，妈就让我在地上，蹦蹦跳跳，不知什么时候就不那么紧了，一天下来，就非常贴合脚部曲线了。

走在巷道，男男女女清一色的“驴脸鞋”，再仔细一瞧，大都是光着脚穿着鞋。要是习惯了，可能是穷惯了，小时候曾听过一个坊间笑谈，只要你穿袜子，老乡就会问：你可是斜口人?那时候，斜口人是不是不穿袜子，或者为什么穿袜子，我没有亲自去考证，因为我自小就是“农民赤脚队”的一分子，没有颜面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一件事。但，从我初中同学斜口人刘占伟来看，“驴脸鞋”永远干净有形，关键是确实穿着袜子，而且衣着大方，半个县城人，每每站在出操的队伍中，“穿个县城人”的优势，总能压我一头来……

那时的农家汉，一年四季离不开“驴脸鞋”，下地干活穿，上街赶集穿，走亲访友穿，逢年过节穿……那时乡村的路，是确实实实在在的“水泥路”，晴天土飞扬，一脚下去不见鞋;雨天烂泥塘，陷进泥坑找鞋帮……农村条件苦，所以很费鞋!总记得“修理地球”的父辈们一年四季没日没夜地战斗在村北村南那几十亩地的主战场上，无论是伏在犁上，在泥土浪花翻卷中深一脚浅一脚的左冲右突，还是踩在木耙上，迈着驴马的加速度上下颠簸，一双“驴脸鞋”始终经受着劳动者们的“质

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